

颜之推治家语录

一 家庭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韶龆，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当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埭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

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饷馈，僮仆减损，施惠然诺，妻子节量，狎侮宾客，侵耗乡党：此亦为家之巨蠹矣。

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禽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合之礼；或尔汝之。

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

不诚哉！

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

吾家巫覡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

中庸之人 不教不知也。古者 圣王有胎教之法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 藏诸金匱。生子咳 嚔口是 师保固明 孝仁礼义 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 当及婴稚 识人颜色 知人喜怒 便加教诲 使为则为 使止则止。比及数岁 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 至有识知 谓法当尔。骄慢已习 方复制之 捶挞至死而无威 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 但重于呵怒 伤其颜色 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

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撻之，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筐枕，此不简之教也。或问曰：“陈亢喜闻君子之远其子，何谓也？”对曰：“有是也。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书》有悖乱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讥，《易》有备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亲授耳。”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

子 虽有笃厚之人 不能不少衰也。娣
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
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
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
所移者 免夫！

二亲既歿，兄弟相顾，当如形之
与影 声之与响 爱先人之遗体 惜己
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际，
异于他人 望深则易怨 地亲则易弭。
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
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风雨
之不防 壁陷楹沦 无可救矣。仆妾之
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 甚哉！

江陵王玄绍 弟孝英、子敏 兄弟
三人 特相友爱 所得甘旨新异 非共
聚食 必不先尝 孜孜色貌 相见如不
足者。及西台陷没，玄绍以形体魁梧，
为兵所围，二弟争共抱持，各求代死，
终不得解，遂并命尔。

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

爱 则群从疏薄 群从疏薄 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

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所以然者，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处重责而坏薄义也；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国刘璠，尝与兄璠连栋隔壁，璠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璠怪问之，乃曰：“向来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吉甫 ,贤父也 ,伯奇 ,孝子也 ,以
贤父御孝子 ,合得终于天性 ,而后妻
间之 ,伯奇遂放。曾参妇死 ,谓其子
曰 :“吾不及吉甫 ,汝不及伯奇。”王骏
丧妻 ,亦谓人曰 :“我不及曾参 ,子不
如华、元。”并终身不娶 ,此等足以
为诫。其后 ,假继惨虐孤遗 ,离间骨肉 ,
伤心断肠者 ,何可胜数。慎之哉 !慎之
哉 !

凡庸之性 ,后夫多宠前夫之孤 ,
后妻必虐前妻之子 ;非唯妇人怀嫉妒
之情 ,丈夫有沈惑之僻 ,亦事势使之
然也。前夫之孤 ,不敢与我子争家 ,提
携鞠养 ,积习生爱 ,故宠之 ;前妻之
子 ,每居己生之上 ,宦学婚嫁 ,莫不为
防焉 ,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 ,继
亲虐则兄弟为仇 ,家有此者 ,皆门户
之祸也。

思鲁等从舅殷外臣 ,博达之士
也。有子基、谏 ,皆已成立 ,而再娶王
氏。基每拜见后母 ,感慕呜咽 ,不能自

持家人莫忍仰视。王亦凄怆，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礼遣，此亦悔事也。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挈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诚，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鬩，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

二 学问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

事 以此销日 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 欠伸而已。有识旁观 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侮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弩材也。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